

易

卷



或問天道左旋自西如東日月右行則如何朱子曰
橫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
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遠健次
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
好被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
為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
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
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是謂一年一周天月行遲
一日一夜於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

天為退了十三度有奇至二十九日半強恰與天相
值在恰好處是謂一月一周天。進數為順天而左退
數為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筭只以退數筭之故
謂之右行且云日行遲月行速。

懼齋陳氏曰天繞地左旋東出西沒一日一周而少
過之日者天之精與天左旋日適一周以天之過也
而為少不及焉。天日進而日日退也。日非退也以天
之進而見其退耳。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
天與日復相遇於初進初退之地而為一年月行遲。

常以二十七日千一十六分日之三百二十七而與
天會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
日會一月一周天者以與日會言也。其實二十七日
有奇而周天又二日有奇而與日會朱子以為月二
十九日有奇而周天又逐反於日而與日會蓋未詳
也。

九峯蔡氏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
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
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

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逢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

定宇陳氏曰四分度之一者周天全度外其零度有一度四分中之一也。以對周歲全日外其零日亦有一日四分中之一分。所謂四分日之一也。九百四十

分爲一月其二百三十五分即四分之二分九百
四十分日之二百二十五即四分之二也。月一日
不及天十三度有奇是不足日十三度有奇也。積二
十九日零四百九十九分而月與日會四百九十九
分是六時零三刻弱也。二十九日零六時三刻實爲
一月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乃十二箇二十九
日餘分之積以日法筭之其五千六百四十分該六
日零者尚有三百四十八分三百四十八日加六日
一歲通得三百五十四日此一歲小歲之數也。十九
年閏餘通得二百單六日須置七閏月所以每十九
年或二十年必氣朔同日者一番也。然一歲只有三
百五十四日而經云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何也。此
一歲大歲之數也。蓋今年立春到明年立春二十四
氣全數並有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二十五刻
即四分之二以二十五刻當一日舉全數而言故
曰三百六旬有六日也。二氣爲一月必有三十日零
五時二刻始交後月節氣合二十四氣該三百六十
五日零二十五刻此氣盈之溢數也。十一月有六小

盡者此朔虛之虧數也。一朔無三十日全非朔虛而何。二氣必三十日零五時二刻非氣盈而何。節氣之有餘與小盡之不足二者並行而不相悖。因此有餘不足而置閏於其間三者參合而交相成茲為萬世不能易之妙法歟。

九峯蔡氏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是也。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為九行也。日極南至於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於東井則為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為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夏夏至從朱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

按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凡月行所交以黃道內為陰曆外為陽曆。冬入陰曆夏入陽曆。月行青道

冬至夏至後青

道半交在春分之宿當黃道東立冬立夏後青道半交在立春之宿當黃道東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

冬入陽曆夏入陰曆月行白道冬至夏至後白道半

道西立冬立夏後白道半交在立秋之宿當黃道西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春入陽曆秋

入陰曆月行朱道春分秋分後朱道半交在夏至之宿當黃道南立春立秋後朱道半

交在立夏之宿當黃道西春入陰曆秋入陽曆月行

黑道春分秋分後黑道半交在冬至之宿當黃道北立春立秋後黑道半交在立冬之宿當黃道東

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四序離為八節至陰陽之所交皆與黃

道相會故月行有九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邵子云冬至月行如夏至之日夏至月行如冬至之日

沈氏曰曆家天有黃道赤道月有九道此皆強名而

已非實有也亦猶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天何嘗有

度以日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晷強謂之度以步日

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南北極之最

均處謂之赤道月行黃道之南謂之朱道黃道之北

謂之黑道黃道之東謂之青道黃道之西謂之白道

黃道內外各四并黃道為九行也日月之行有遲有

速難可以一術御也故因其合散分為數段每段各

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筭位而已曆家不知其意遂以

為實有九道甚可嗤也

懼齋陳氏曰天本無度以與日進退而成其每日之進退既有常則故一日之進退遂為一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進退一周而周天之度遂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星辰遠近之相去月與五星之行皆以其度為度焉。

美和張氏曰今按日之行道不逾寅卯辰申酉戌之間卯酉相對為赤道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強黃道斜絡於赤道而七曜循環焉日之行半在赤道之內半在赤道之外冬至黃道在斗出赤道南二十四度出辰入申日亦出辰入申又漸退而北行及於春分在奎正黃赤道之交出卯入酉日亦出卯入酉進而至夏至黃道在井出赤道北二十四度出寅入戌日亦出寅入戌至秋分在角復當黃赤道之交出卯入酉日亦出卯入酉而月之行道與日相近交通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處出入黃道不過六度遇朔則與日會此日月行道之大率也。或問日是陽如何反行得遲如月。朱子曰正是月遲。又問日一月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如何却是月

遲。曰曆家是他退底度數算。天行健。故日常少及他一度。月又遲。故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且如月生於西一夜一夜漸漸向東。便可見月遲。

朱子曰。明之生時。大盡則初二。小盡則初三。月受日之光。常全。人望在下。却在側邊了。故見其盈虧不同。或云。月形如餅。非也。筆談云。月形如彈丸。其受光如粉塗。一半月去日近。則光露一眉。漸遠。則光漸大。且如月在午。日在酉。則是近一遠三。謂之弦。至日月相望。則去日十矣。故謂之望。日在酉。月在東。人在下面。得以望見其光之全。自十六日生。鬼之後。其光之遠近。如前之弦。謂之下弦。至晦。則月與日相疊。月在日下。光盡體伏矣。

真氏曰。月太陰也。本有質而無光。其盈虧也。以受日光之多少。月之朔也。始與日合。越三日而明生。八日而上弦。其光半。十五日而望。其光滿。此所謂三五而盈也。既望而漸虧。二十三日而下弦。其虧半。三十日而晦。其光盡。此所謂三五而闕也。方其晦也。是為純陰。故鬼存而光泯。至日月合朔而明復生焉。

魯齋鮑氏曰前輩有云日月會於晦朔之間初一晚
最好看起日繞西墜微茫之月亦隨以墜至初二便
相隔微闊初三生明以後相去漸遠直至十五日月
對望則是日行速進而遠至半天月行不及日而退
亦遠半天矣自十六至月晦日行全遠盡一天月行
全不及亦盡一天則日進盡本數月退盡本數而復
相會

朱子曰月受日光其質常圓不曾缺如圓球只有一
面受日光望夕日在酉月在卯正相對受光為盛天
積氣上面勁只中間空為日月來往地在天中不甚
大四邊空有時月在天中央日在地中央則光從四
傍上受於月其中昏陷便是地影望以後月與日行
便差背向一半相去漸漸遠其受光面不正至朔行
又相遇月與日正繫相合月便純無光月或從上過
或從下過亦不受光又日月之中有影者蓋天包地
外地形小日在地下則月在天中日光甚大從地四
面衝上其影則地影也地碍日之光所謂山河大地
影是也如星亦受日光凡天地之光皆日光也問人

言月中黑影為地影。是否。曰前輩有此說。理或有之。然非地影。乃是地形。到去遮了他光耳。

禮記正義曰。月是陰精。日為陽精。故周髀云。日猶火。月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所照。晷生於日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明盡。京房云。月與星辰陰者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先師以為日似彈丸。月亦似彈丸。日照之則明。不照處則暗。陽精為日日分為星。故其字日生為星。

草廬吳氏曰。天與七政八者皆動。今人只將天做硬盤。却以七政之動在天盤上行。古來曆家非不知七政亦左行。在順行難算。只得將其逆退與天度相直處。美之。因此遂謂日月五星逆行也。譬如兩船使風皆趨北。其一船行緩者。見前船之快。但覺自己之船如倒退南行。然其實只是行緩。趕前船不着故也。今當以太虛中作一空盤。却以八者之行較其遲速。天行最速。一日過了太虛空盤一度。鎮星之行比天稍遲於太虛盤中。雖畧過了些子。而不及於天。積二十八箇月。則不及天三十度。歲星之行比鎮星尤遲。其

不及於天積十二箇月與天爭差三十度。熒惑之行比歲星更遲其不及於天積六十日爭差三十度。太陽之行比熒惑又遲但在太虛之盤中一日行一周匝無餘無欠比天之行一日不及天一度積一月則不及天三十度。太白之行稍遲於太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陽同辰星之行又稍遲於太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白同。太陰之行最遲一日所行比天為差十二三四度其行遲故退數最多今人不曉以為逆行則謂太陰之行最疾也。今次其行之疾遲天一土二木三火四日五金六水七月八天土木火其行之速過於日金水月其行之遲又不及日此其大率也。

緣督趙氏曰日月兩曜懸虛運轉本不附著於天各有所行之道五緯亦然。月因日而有晦朔弦望其遲疾却不因日。五星則因日而遲留伏逆近日則疾遠日則遲遲甚而留留久而退初遲退漸疾退最疾而復遲退如初遂止而留留久而順行却從最遲以至於最疾最疾則與太陽同躔矣。又曰若謂七曜不

附夫而空轉則右轉者亦皆是左旋。留者是一日遠地一周而與天同過一度。行疾者反是。遲行遲者反是。疾退者反是。疾之甚順行而遲疾皆是一日遠地一周而以不及行天之數為所行度。退行者却是一日遠地一周而多過天行之數。退遲者先天不甚多。退疾則愈多矣。

深山董氏曰：日月麗乎天，宜皆隨天而行也。而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何也？大要天最健而行速，日月五星不相及耳。故自地面而觀其運行，則皆東升西沒，遠地而左旋，自天度而考其次舍，則日月五星獨以漸而東，為逆天而右轉。蓋由其行不及天，而次舍日以退，然舍雖退而行未嘗不進也。退雖逆而進未嘗不順也。於天雖逆而右轉於地，則未嘗不順而左旋也。

夾漈鄭氏曰：日為太陽之精，循黃道而行，行西陸謂之春，行南陸謂之夏，行東陸謂之秋，行北陸謂之冬。所以成陰陽寒暑之節。月者太陰之精，其形圓，其質清，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光所不照則謂之魄。故月

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盡觀其明故形圓也。二
弦之夕日照其側人觀其傍故半見也。晦朔之時日
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也。月行之道斜帶黃道十
三日有奇在黃道表。又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裏。表裏
極速者去黃道六度。二十七日有奇陰陽一終。

接近世考定日月五星常行黃道行兩角間行亢外
三尺。行氐外四尺。行房中間行心內二尺。行尾內十
二尺。行箕內六尺。行斗柄一尺。行牛上間行女外四
尺。行虛外六尺。行危外七尺。行室外十三尺。行壁外
朱子曰星有墜地其光燭天而散者有變而為石者
朱子曰夜明多是星月早日欲上未上之際已先燦
退了星月之光。然日光猶未上故天欲明時一霎時
暗。

朱子曰辰天壤也每一辰各有幾度。謂如日月宿於
角幾度即所宿處為辰。

鮑氏曰辰者天之體故曰天壤亦猶土者地之體也。
晉天文志曰衆星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
焉。

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盡觀其明故形圓也。二
弦之夕日照其側人觀其傍故半見也。晦朔之時日
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也。月行之道斜帶黃道十
三日有奇在黃道表。又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裏。表裏
極速者去黃道六度。二十七日有奇陰陽一終。

接近世考定日月五星常行黃道行兩角間行亢外
三尺。行氐外四尺。行房中間行心內二尺。行尾內十
二尺。行箕內六尺。行斗柄一尺。行牛上間行女外四
尺。行虛外六尺。行危外七尺。行室外十三尺。行壁外
十四尺。行奎外十三尺。行婁外九尺。行胃外九尺。行
昂外十五尺。行畢左角行觜內八尺。行參內十三尺。
行井中行鬼外四尺。行柳內行星內一五尺。行張內
十八尺。行翼內六尺。行軫內三尺。

張子曰五緯五行之精氣也。

今按漢天文志歲星曰東方春木熒惑曰南方夏火
太白曰西方秋金辰星曰北方冬水填星曰中央季
夏土是也。

朱子曰緯星陰中之陽經星陽中之陰。蓋五星皆是

地上木火金水土之氣上結而成却受日光。經星却是陽氣之餘凝結者也。受日光但經星則閃爍開闔其光不定。緯星則不然縱有芒角其本體之光亦自不動細視之可見。又曰二十八宿隨天而轉皆有光芒。五星運行而動無光芒。

朱子曰五星之色各異觀其色則金木水火土之名可辨。衆星光芒閃爍五星獨不如此。

問星辰有形質否。朱子曰無只是氣之精英凝聚者。或云如燈光否曰然。

朱子曰星有墜地其光燭天而散者有變而為石者。朱子曰夜明多是星月。早日欲上未上之際已先爍退了星月之光。然日光猶未上故天欲明時一霎時暗。

朱子曰辰天壤也每一辰各有幾度。謂如日月宿於角幾度即所宿處為辰。

鮑氏曰辰者天之體故曰天壤亦猶土者地之體也。晉天文志曰衆星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

楊泉曰星者元氣之英也。

嚴善思曰山川之精氣上為列星。

接近世考定五星為五德之主其行或入黃道裏或出黃道表猶月行出入陰陽也然出入無常不可以筭求也其東行曰順西行曰逆順疾逆遲通而率之終為東行矣不東行不西行曰留與日相近而不見曰伏與日同度曰合木火土三星行遲夜半經天其始皆與日合度而後順行漸遲追日不及晨見東方行去稍遠朝時近中則留經日過中則逆行行至夕

時近中則又留留而又順先遲漸速以至于夕伏西方乃更與日合金水二星行速而不經天自始與日合之後行速而先日夕見西方去目前稍遠夕時欲近南方則漸遲遲極則留留而近日則逆行而合日在於日後晨見東方逆極則留留而後遲遲極去日稍遠且時欲近南方則速行以追日晨伏于東方復于日合此五星合見遲速逆順流行之大經也。

接近世考定星宿行列凡星居之曰次曰舍曰合變為妖星曰散經之曰歷相擊曰闐早出曰贏晚出曰

縮。又失次上二三宿曰廟。失次下二三宿曰縮。在下而上曰陵。在上而下曰乘。周匝曰遠。東西曰鈞。南北曰紀。星月相陵曰食。七寸以內光芒相及曰犯。居其宿曰守。守之而久曰復。曰還。

按近世考定月與五星好惡。月行遇木火土三星向之則速。背之則遲。五星行四方列宿各有所好惡。所居遇其好者則留。多行。逢見早。遇其惡者則留。少行。速見。遲與常數並差。少至五度。多至三十度。見辰宿之行見伏之異。晨應見在雨水後。立夏前。夕應見在處暑後。霜降前。並不見在。春蟄立夏立秋霜降四氣之內。晨夕去目前後三十六度內。十八度外。至木火土金一星者見。無者不見。

西山真氏曰。按張子有言。日月星辰之事。聖人不言。必是顏曾輩。皆已理會得。更不須言也。以張子之說推之。則日月星辰之事。亦學者所當講也。

詩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朱子曰。交。日月交會。謂晦朔之間也。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

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而日月之食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

春秋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杜氏曰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一歲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有頻交而食者。又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杜氏曰曆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月掩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掩密故月光溢出也。既者正相當而相掩間疏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有食為文者闕於所不見。

觀物張氏曰日月相對謂之望日月相會謂之晦日

常食於朔月常食於望正如水火之相克。日月一年十二會十二望而有食不食者交則食不交則不食也。所以有交不交者日行黃道月行九道也。亦有交而不食者同道而相避也。

朱子曰天有黃道赤道天正如一圓匣赤道是匣子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一半在赤道內一半在赤道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只是將天橫分為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黃道赤道十字路頭相交處撞著望時是月與日正相向如一箇在子一箇在午皆同一度謂如月在畢十一度日亦在畢十一度雖同此一度却南北相向日所以食於朔者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既是相會被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食望時月食固是陰敵與陽敵然曆家又謂之暗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暗到望時恰當著其中暗處故月食或問月食如何朱子曰至明中有暗虛其暗至微望之時月與之正對無分毫相差月為暗虛所射故食雖是陽勝陰畢竟不好若陰有退避之意則不相敵而不食矣。

夾漈鄭氏曰張衡云對日之衝其大如日日光不照謂之暗虛暗虛逢月則月食值星則星亡今曆家月望行黃道則值暗虛矣值暗虛有表裏深淺故食有南北多少

緣督趙氏曰日體對衝之處往古名曰暗虛似乎日之像景月體因之而失明故云暗日非有像景獨立其名故云虛言其非實有也暗虛緣日而有故其圓徑與日相等

廖子晦問日月之行其道各異然每月合朔不知何以同度而會於所會之辰又有或食或不食悉未能曉向承指諭其行或高而出黃道之上或低而出黃道之下或相近而偏或差遠而不相值則皆不食如何朱子曰日之南北雖不同然皆隨黃道耳月道雖不同然亦常隨黃道而出其傍耳其合朔時日月同在一度其望日則日月極遠而相對其上下弦則日月近一而遠三故合朔之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遠於日則不食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外則亦不食此正如一人秉燭

一人執扇相交而過一人自內觀之其兩人相去差遠則雖扇在內燭在外而扇不能掩燭或秉燭在內而執扇在外則雖近而扇亦不能掩燭以此推之可見又曰晷加日之上則日食在日之後則不食謂之晦朔則日月相並

容齋洪氏曰曆家論日月食自漢太初以來始定日食不在朔則在晦否則二日然甚少月食則有十四十五十六之差蓋置望參錯也天體有二交道曰交初曰交中交初者星家以為羅睺交中者計都也隱暗不可見於是為入交法求之然不過能求朔望耳若餘日入交則書所不載

綠督趙氏曰世人觀望日體見為月體所障故云日食然日體未嘗有損所謂食者強名而已日道與月道相交處有二若正會於交則月體障盡日體謂之食既然日月之行遲速不同須臾則兩輪參差而生光矣若不正會於交但在交之前後而度相近者亦見其食兩輪雖相犯所食却不既近於正交者食分多遠於正交者食分少兩朔之間日月對躔而望平

分黃道之半。黃道有二交。若不當二交前後而望。則不食。望在二交前後者。其月必食。或食既。或不既。食分之數。當以距交遠近而推之。

美和張氏曰。按日月五星之與天體相值也。由北而南而縱分之。謂之度。由東指西而橫截之。謂之道。月之行也。二十九日半有奇。而與日同度。是為朔。十四日九時有奇。而與日對。是為望。合朔之時。縱雖同度。橫不同道。若橫亦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對望之時。縱雖對度。橫不對道。若橫亦對道。則日射月。而月為之食。其食之分數。則由同道對道所交之多少也。又按左傳註。月體無光。待日照。而光生。半照。即為弦。全照。乃成望。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大率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道始一交。非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有食。

接近世論曆家云。大都日月之食。乃會於交道。必食數有一定。朱子謂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

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對所以當食不食為王者修德所致。又謂月食雖陽勝陰畢竟不好若陰有退避之意則不相敵而不成食皆非也。蓋日月有遲速高下不正相對乃未當交道自然不食。從古及今並無當食不食之理。史載某日當食不食皆曆官推算之差。以授時法推之古之當食不食皆原不當食也。則月亦豈有退避日遂不相敵而不成食乎。其說似是實非通論。且詩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于曆當蝕君子猶以為變詩人悼之。然則古之太平日不蝕星不孛蓋有之矣。若過至未分月或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存目下禦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歲或在陽曆陽盛陰微則不蝕。或德之休明而有小眚則天為之隱雖交而不蝕。此四者皆德教之所由生也。故從古曆官每歲較節氣中晷并檢加時小餘雖大數有常然亦與時推移每歲不等。晷變而長則日行黃道南晷變而短則日行黃道北。行而南則陽曆之交也。或失行而北則陰曆之交也。日在黃道之中且猶有變况月行九道乎。杜預云日月動物雖行度

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蝕者或有頻交而食者是也。告譴于經數之表變常于潛遯之中雖聖人有所不知非筮曆之所能測也。
易豫卦象曰雷出地奮。

程子曰雷者陽氣奮發陰陽相薄而成聲也。陽始潛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也。

易小畜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彖曰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程子曰雲陰陽之氣二氣交而和則相畜固而成雨。陽唱而陰和順也。故和若陰先陽唱不順也。故不和不能成雨。雲之畜聚雖密而不成雨者自西郊故也。東北陽方西南陰方自陰唱故不和而不能成雨。又曰凡雨須陽唱乃成陰唱則不成矣。今雲過西則雨過東則否是其義也。長安西風而雨終未曉此理。須是自東自北而風則雨自南自西則不雨。何者東北屬陽西南屬陰陽唱而陰和故雨陰唱則陽不和故不雨。易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自西則是陰先唱也。故雲雖密而不雨。今西風而雨恐是山勢使

然。

朱子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此是以巽畜乾畜他不
得故不能成雨凡雨者是陰氣盛凝結得密方濕潤
下降為雨且如飯甑蓋得密了氣鬱不通四畔方有
濕汗也又曰密雲不雨尚往也是陰包他不住陽氣
便散故雨不成所以尚往也又曰密雲不雨尚往也
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能雨必是上氣蔽蓋無發
泄處方能下雨。

易解卦彖曰天地解而雷雨作。

程子曰天地之氣開散交感而和暢則成雷雨。

朱子曰陰陽之氣閉結之極忽然迸散出做這雷雨。
若只管閉結不解散如何會有雷雨作。小畜所以不
能成雷雨者畜不極也。雷便只是如今一箇爆杖。
詩小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

朱子曰霰雪之始凝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溫。雪自
上下遇溫氣而搏則成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

禮記孔子間居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夏風雨霜露無
非教也。地載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孔氏曰神氣謂神妙之氣。於地言神氣者氣從地出。又風著於土。雷出於地。故神氣風霆偏屬於地。

月令仲春之月雷乃發聲始電。

孔氏曰雷是陽氣之聲。將上與陰相衝。蔡邕云季冬雷在地中。孟春動於地之上。至此升而動於天之下。其聲發揚。以雷有漸。故云。乃電是陽光。陽微則光不見。此月陽氣漸升。以擊於陰。其光乃見。故云始電。

程子曰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軋者如石相磨。而火光出者。電便有雷擊者是也。

問程子以雷是氣相摩軋。是否。朱子曰然。或以為有神物如何。曰氣聚則湏有然後過。便散如雷斧之類。亦是氣聚而成者。但已有查滓便散不得。又曰電者陽之光。陽在外。陰有所麗。故閃爍而為電。

問人有不善。霹靂震死。是人懷不善之心。聞霹靂震懼而死否。程子曰是雷震之也。問有使之者否。曰人之作惡與天地之怒氣相擊。搏遂以震死。霹靂天地之怒氣也。如人之怒。固自有正。然怒時必為之作惡。是怒亦惡氣也。怒氣與惡氣相感。故耳。曰雷所擊處。

必有火何也。曰雷自有火，動極陽生，自然之理。

程子曰：電者陰陽相搏之氣，蓋沴氣也。聖人在上無電，雖有不為災。

按春秋左氏傳：昭公四年，王正月，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鄭氏曰：雨水陽也，雪雹陰也。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為雹；雨雪而愆陽薄之，則合而為霰，故曰雹沴氣也。

程子曰：易曰：雲從龍，風從虎。龍陰物也，出來則濕氣蒸然自出，如濕物在日中，氣亦自出。雖木石之微感陰氣，尚亦有氣，則龍之興雲不足怪。虎行處，則風自生。

程子曰：霜露星之氣，異乎雨雪。又曰：霜與露不同，霜金氣，星月之氣，露亦星月之氣，看感得甚，氣即為露，甚氣即為霜。

或問伊川云：露是金之氣，如何？朱子曰：露自是有清肅之氣。古語云：露結為霜。今觀之，誠然。然露氣與霜氣不同，露能滋物，而霜殺物也。雪霜亦有異，霜能殺

物而雪不殺物也。雨與露不同。雨氣昏而露氣清也。露與霧不同。露氣肅而霧氣昏也。

張子曰：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為陰累，則相持為雨而降。陰為陽得，則飄揚為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為風驅，歛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大小，暴緩和而散，則為雪霜雨露。不和而散，則為疾氣、疇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

雨調寒暑正

朱子曰：橫渠此論極分曉。陽氣正升，忽遇陰氣，則相持而下為雨。蓋陽氣輕，陰氣重，故陽氣為陰氣壓墜而下也。陰氣正升，忽遇陽氣，則助之飛騰而上為雲也。陽氣伏於陰氣之內，不得出，則爆開而為雷。陰氣凝結於內，陽氣欲入不得，則旋遠其外，不已而為風。至吹散陰氣乃已。疾氣、飛電之類，疇霾、黃霧之類，皆陰陽不正之氣，所以電水穢濁，或青黑色。

邵子曰：陽得陰而為雨，陰得陽而為風。剛得柔而為

雲柔得剛而為雷無陰則不能為雨無剛則不能為雷雨柔也而屬陰陰不能獨立故待陽而後興雷剛也而屬體體不能自用必待陽而後發也

觀物張氏曰陽唱而陰從則流而為雨陰格而陽薄則散而為風剛唱而柔從則蒸而為雲柔畜而剛動則激而成雷客主後先陰陽逆順不同也風雨自天而降故言陰陽雲雷自地而升故言柔剛天陽也陽必資陰故無陰則不能為雨陽薄陰然後聚而成體也地陰也陰必資陽故無陽則不能為雷陰得陽然後發而成聲也此言陰陽之相資也雨之形柔也屬陰者本乎天之氣也陰不能獨立待陽而興者天之陰資乎天之陽也雷之聲剛也屬體者出乎地之形也體不能自用必待陽而發者地之陰資乎地之陽也

邵子曰有雷則有電有電則有風雨生於水露生於土雷生於石電生於火電與風同為陽之極故有電必有風

觀物張氏曰雷者震之氣也電者離之氣也風者巽

之氣也。陽為重陰所制，怒氣發而為雷，怒而極者而為電。陰已不能制矣，散而為風，則反制陰也。故風與雷皆為陽之極，兩者水之氣蒸則為雲，凝則為雪，露者土之氣升則為霧，結則為霜，雷出於石，電生於火，有雷則有電，火出於石也。

致堂胡氏曰：或問雷霆何為而然者，有形邪？有神邪？曰：古人未之言也。然先達大儒亦嘗明其理矣。蓋天地之間，無非陰陽聚散闔闢之所為也。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論。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難信也。故其言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凡聲陽也，光亦陽也，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電緩小則震亦緩，小電迅大則震亦迅，大震電交至則必有雨，震而不電，電而不震，則無雨。由陰氣凝聚之有疎緩迅密也。曰：世人所得雷斧者，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為石也。本乎天者，氣而非形，偶隕于地，則成形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雷之破山、壞廟、折樹、殺人者，何也？曰：先儒以為陰陽之怒氣也。氣鬱而怒，方爾奮擊。

偶或值之則遭震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電之閃爍激疾如金蛇飛騰之狀何謂也。曰光之發也。惟光耳。適映雲際則如是不當乎雲之際而在同雲之中則無是矣。凡天地造化之迹苟不以理推之必入于幻怪。偽誕之說而終不能明。故君子窮理之為要也。

朱子曰雷擊所在只一氣來。間有見而不為害只緣氣未棚裂有所擊處皆是已發。蔡季通云人於雷所擊處拾得雷斧之屬是一氣擊後方始結成。不是將這箇來打物。見人拾得雷斧如今斧之狀似細黃

石

或問龍行雨之說。朱子曰龍水物也。其出與陽氣交蒸故能成雨。然雨者陰陽之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為也。

朱子曰如飯甑有蓋其氣蒸鬱而汗下淋漓則為雨。如飯甑不蓋其氣散而不收則為霧。

朱子曰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云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露只是自下蒸上。人言極西高山上亦無霜露。或問高山無霜

露其理如何。曰上面氣漸清風漸緊雖微有霧氣復吹散了所以不結若雪只是兩遇寒而凝故高寒處先雪。

朱子曰雪花所以必六出者六為陰數天地自然之數也。太陰玄精石亦六稜。

朱子曰雪非能為豐年其所以然者以其凝結陽氣在地。至來歲發達而生長萬物也。

朱子曰風與天相似旋轉未嘗息也。今此處無風蓋或旋在他處或旋在上面都不可知如夏多南風冬多北風蓋亦可見。

真氏曰雷霆雖威初非為殺物設也。易稱鼓萬物者莫疾乎雷其與日之烜雨之潤風之散同於生物而已。世人惡疾之氣適與之會而震死者有之非雷霆求以殺之也。

爾雅曰地氣發而天不應曰霧。

莊子曰大塊噫氣其名為風作則萬竅怒號。

淮南子曰天地之氣怒者為風和者為雨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激而為霆亂而為霧陽氣勝則散而為雨

露。陰氣勝則凝而為霜雪。

劉向曰盛陽雨水溫暖而湯熱陰氣勝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雹。盛陰雨雪凝滯而水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故沸湯之在閉氣而湛於寒泉則為冰。及雪之消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

韓子曰龍之嘘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茫茫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

詩鄘風蝮蝮在東莫之敢指。又曰朝濟于西崇朝其雨。

朱子曰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虹隨日所映故朝西而暮東也。今俗謂虹能截雨信然。

程子曰虹者陰陽二氣之交映日而見。

張子曰蝮蝮者陰氣薄而日氣見也。有二其全見者是陰氣薄處。不全見者是陰氣厚處。

朱子曰蝮蝮本是薄雨為日所照成影。然亦有形能吸水吸酒人家有此或為妖或為祥。問虹蜺只是氣。

還有形質曰既能吸水亦必有形質只纔散便無了如雷部神物亦此類。

蔡邕曰陰陽不和既生此氣虹見有青赤之色常依陰雲而晝見於日衝無雲不見太陰亦不見。輒與日相互率以日西見於東方。

邢氏曰虹雙出色鮮盛者為雄雄曰虹暗者為雌雌曰蜺。虹是陰陽交會之氣純陰純陽則虹不見。若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

趙德麟曰先儒以為日照雨滴則虹生。今以水巽日側視之則暈為虹蜺然則虹雖天地濔氣不暈於日不成也。故雨氣成虹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

史記天官書曰漢者金之散氣其本曰水。

晉天文志曰天漢起東方經尾箕之間謂之漢津乃分為二道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至七星南而沒。

揚泉曰漢者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天漢。

美和張氏曰按虹蜺者俗名之曰旱龍以為此物見則雨止故也嘗聞長老言有人雨霽夾溪而行虹起溪中兩人相望如隔紅紗蓋微雨將散為日光所照即成是彩雨散則無矣天河者俗呼為河氣蓋黃河之水精華所發也昔人言天漢與黃河相通亦謂是耳

屈子天問九州安錯川谷何濤東流不溢孰知其故答曰九州所錯天地之中也川谷之濤衆流之會也不溢之故則列子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莊子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柳子曰東窮歸墟又環西盈脉穴土區而濁濁清清墳墟燥䟽溲渴而升充融有餘泄漏復行器運漉漉又何溢焉三子之言遞相祖述而柳又明歸墟之泄非出之天地之外也但水入於東而復遠於西又溲縮而升乃復出於高原而下流於東耳此其說亦近似矣然以理驗之則天地之化往

者消而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為來者之息也。水流東極氣盡而散如沃焦釜無有遺餘。故歸墟尾閭亦有沃焦之號。非如未盡之水山澤通氣而流注不窮也。

又問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墮其衍幾何。答曰地之形量固當有窮。但既非人力所能徧歷。奚術所能推知。而書傳臆說又不足信。惟靈憲所言八極之廣原於歷筭。若有據依然非專言地之廣狹也。柳對直謂其極無方則又過矣。

問周公定豫州為天地之中。東西南北各五千里。今北邊無極而南方交趾際海道里夙殊。何以云各五千里。朱子曰。此但以中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未說極邊與際海處。南邊雖近海。然地形則未盡。如海外有島夷諸國。則地雖連屬。彼處海猶有底。至海無底處。地形方盡。周公以土圭測天地之中。則豫州為中。而南北東西際天各遠許多。至於北遠而南近。則地形有偏耳。所謂地不滿東南也。

或問周禮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

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鄭註云：日南謂立表處太南，近日也。日北謂立表處太北，遠日也。景夕謂日昃，景乃中立表處太東，近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中立表處太西，遠日也。朱子曰：景夕多風，景朝多陰。此二句鄭註不可非，但說倒了。看來景夕者，景晚也，謂日未中而景已中，蓋立表處近南，則取日近午前，景短而午後景長也。景朝者，謂日已過午而景猶未中，蓋立表處太北，而取日遠午前，景長而午後景短也。問多陰多風之說，日今近東之地，自是多風。如海邊諸郡，極多風，每如期而至。如春必東風，夏必南風，不如此間之無定。蓋土地曠濶，無高山之限，故風各以其方至。某舊在漳泉，驗之：早間則風始生，至午而盛，午後則風加漸微，至晚則更無一點風色。未嘗少差。蓋風隨陽氣生，日方升則陽氣生，至午而陽氣盛，午後則陽氣微，故風亦從而盛衰。如西北邊多陰，非特山高障蔽之故，自是陽氣到彼處衰謝。蓋日到彼方午，則彼已甚晚，不久即落，故西邊不甚見日。古語云：蜀之日越

之雪言其少也。所以蜀有漏天言其地多雨如天漏然。以此觀之。天地亦不甚濶。以日月所照及寒暑風陰觀之。可以驗矣。

朱子曰。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註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川滿。湊東之滄海。則東西南北高下可知矣。

或問天竺國去處極濶。朱子曰。以崑崙山言之。天竺直崑崙之正南。所以土地濶而所生亦多異。水經云。崑崙取嵩山五萬里。看來不會如此遠。蓋中國至于闐二萬里。于闐去崑崙無緣。更有三萬里。文昌雜錄記于闐遣使來貢獻。使者自言其西千三百餘里。即崑崙山。今中國在崑崙之東南。而天竺諸國在其正南。水經又云。黃河自崑崙東北流入中國。如此則崑崙當在西南上。或又云。西北不知如何。恐河流曲折多入中國。後方見其東北流耳。佛書所說阿耨耨山者。即崑崙也。云。山頂有阿耨耨大池。水分流四面去。為四大水。入中國者。黃河入東海。其三面各入南西北。

海如弱水黑水之類。大抵地形如饅頭。其撻尖則崑崙也。

朱子曰自古無人窮至北海。想北海只挨著天殼邊。過緣北邊地長其勢北海不甚濶。地之下與地之四邊皆海水周流。地接水上與天接。天包水與地。

問佛家所謂天地四州之說果有之否。曰佛書有之。中國為南禪部州。天竺諸國皆在南禪部州。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北鬱單越。亦如鄒衍所說赤縣之類。四州統名娑婆世界。如是世界凡有幾所。而娑婆世界獨居其中。其形正圓。故所生人物亦獨圓正。象其地形。蓋得天地之中氣。其他世界則形皆偏側尖缺。而環處娑婆世界之外。不得天地之正氣。故所生人物亦多不正。但其言日初出時先照娑婆世界。故其氣和其他世界則日之所照或正或昃。故氣不和。只他此說便自可破。彼言日之所照必經歷諸世界了。然後入地。則一日之中。須歷照四處。方得周匝。今纔照得娑婆一處。即已曛黑。若更照其他三處。經多少時節。如此則夜須極長。何故。今中國晝夜有均。傳時而

久夏漏刻長短相去亦不甚遠。其說於是不通矣。
朱子曰分野之說始見於春秋時而詳於漢志。然今
左傳所載大火辰星之說又却只因其國之先曾主
二星之祀而已。是時又未有所謂趙魏晉者。然後來
占星者又却有驗殊不可曉。

魯齋鮑氏曰分星禮經所載不可磨也。其說有三。伶
州鳩曰歲星所在則我之分野古堪輿書亡後郡國
所入非古歲星或北或西與古受封所在不同一也。
唐虞及夏萬國殺國千七百國並依附十二州以係
十二次之星法。先王命親之意以主祀為重。如封關
伯商丘主辰為商星商人是因封實沈大夏主參為
夏星。唐人是因唐後為晉參為晉星二也。今以分野
次舍考之。青州在東。玄枵却在北。雍州在西。鶉首却
在南。以至揚東南星紀在北。冀東北。大梁在西。徐東
降婁西。豫與三河居中。大火在正東。鶉火在南北。躔
次之最差者也。三說不同。識者當自擇之。
朱子曰冀周正是天地中間好風水。山脉從雲中發
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門。

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遶右畔是華山自華來至中為嵩山是謂前案。遂過去為泰山聳于左。淮南諸山為第二重案。江南諸山為第三重案。

或問天下之山西北最高。朱子曰然。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少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蟠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乎兩浙閩廣。

朱子曰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為江北許多去處。這邊一支為湖南。又一支為建康。又一支為福建二廣。

朱子曰岷山之脉其一為衡山者已盡於九江之西。其一為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源而北徑表潭之境以盡於廬阜。其一為支又南而東度大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盡於建康。其一為支則又東包浙江之源而北其首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粵也。朱子曰江西山皆自五嶺贛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

閩中山却是自北而南故皆順。又曰閩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南來水多北流。九峯蔡氏曰河北諸山根本脊脉皆自代北寰武嵐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為桑乾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為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為析地王屋而又西折以為雷首又次一支乃為太行又次一支乃為恒山此大河北境之山也其江漢南境之山則岷山之勝其北一支為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袁筠之地至德安之敷淺原二支之間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孔氏以為衡山之脉連延而為敷淺原者非也。

按淮南子地形訓言闔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二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此皆荒誕無稽之語故今不取。

程子曰。今夫海水潮。日出則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無也。月出則潮水復生。却不是將已涸之水。為潮水。自然能生也。

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朱子曰。潮汐之說。余襄公言之尤詳。大抵天地之間。東西為緯。南北為經。故子午卯酉為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為節耳。以氣之消息言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之極。而陰之始。卯為陽中。酉為陰中也。

今按余襄公安道之言曰。潮之漲退。海非增減。蓋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日月右轉。而天左旋。一日一周。臨於四極。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往來不絕。皆繫於月。何以知其然乎。夫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而晦。復緩一晝。潮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

之去來亦合沓不盡。盈虛消息一之於月。陰陽之所
以分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為陽
中。秋為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
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
天地之常數也。

一日之內。自子後陽升之時。陽交於陰。而朝生。午後
陰升之時。陰交於陽。而汐至。猶人之喘息之象也。一
月之內。自三自明生之時。則陽長。猶一日之子後也。
故潮勢大。一日魄生之時。則陰長。猶一日之午後
也。故潮勢小。夫此天地間陰陽造化之妙。有莫知其
所以然而然者。或依余襄公之意。為之說曰。日為陽
精。君之象也。月為陰精。臣之象也。水為陰物。月之屬
也。月常向日。而水亦從之。此潮汐之所由名也。知潮
汐之所由名。則遲速大小。皆可以理推矣。是故朔日
月出於卯。則東海卯時潮。左旋在午。則南海午時潮。
左旋在酉。則西海酉時潮。左旋在子。則北海子時潮。
上弦月。右轉在子。則北海卯時潮。左旋在卯。則東海
午時潮。左旋在午。則南海酉時潮。左旋在酉。則西海

乎時潮望日月右轉在酉見西海卯時潮左旋在子
則北海午時潮左旋在卯則東海酉時潮左旋在午
則南海子時潮下弦月右轉在午則南海卯時潮左
旋在酉則西海午時潮左旋在子則北海酉時潮左
旋在卯則東海子時潮左旋一月而周右轉一月而
周朔則日月相會望則日月相對故潮勢大月弦之
際日月不相會相對故潮勢小又潮春則盛於西海
夏則盛於南海秋則盛於東海冬則盛於北海此又
曰一年之月命次言之也



提別

辛丑腊底 三景識

辛丑仲夏初相識

今為前途求幫忙

他日若是得志后

再集同先生聚一堂

蘇同夫出銀一錠
次日在城隍廟

命家無錢米錢

本及家賦空賦

蘇

蘇同夫出銀一錠
命家無錢米錢
本及家賦空賦

